2016 年第 1 期
第 30 卷(总第 120 期)
军事历史研究
Military History Research
Jan. ,2016
NO. 1

· 军事史料 ·

《陈诚先生日记》关于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的记载

陈红民　徐　亮

(浙江大学 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浙江杭州 310028;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杭州 310028)

摘　要:陈诚是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蒋介石的嫡系,在大陆时期多次指挥或率部与中共军队作战。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是陈诚首次参与国共战争,他率部深入苏区腹地“围剿”红军,这使他能直接地观察中共革命根据地与红军,比较分析国共两党政策、作战部署及军队素质的优劣,其见闻与思考均记录于 2015 年在台湾出版的《陈诚先生日记》。本文将陈诚率部参与这次“围剿”的日记中心内容整理归类,分为四个专题呈现,希望能从另一个视角了解中央苏区及其反“围剿”战争,加深对那段历史的研究。

关键词:陈诚　《陈诚先生日记》　第三次“围剿”　中央苏区

中图分类号:K263; E2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16)01-0092-23

KMT' 3rd “Encirclement and Suppression” Campaign against Central Soviet Area As Recorded in *Chen Cheng's Diaries*

Chen Hongmin　Xu Liang

(Center for Chiang Kai-shek & Modern China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28;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28)

Abstract: As one of the leading KMT commanders and an element from Chiang Kai-shek's own clique, Chen Cheng participated in various campaigns and battles against the CPC troops in mainland China. The 3rd “Encirclement and Suppression” Campaign against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was his first experience in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KMT and CPC troops. He led his forces to raid deep into the Soviet areas, and encircled and suppressed the Red Army, which provided him the opportunity to have direct observa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and the Red Army led by the CPC, and to mak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ifferent policies, operational deployments and quality of military personnel between the KMT and CPC armed forces. Both his experiences and reflections were recorded in detail in *Chen Cheng's Diaries* published in Taiwan in 2015. This article sorts out the main contents in his diaries concerning the 3rd Campaign, and categorizes them into four sections, with the expectation that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and its “Counter-Campaign against ‘Encirclement and Suppression’” will help enrich the study of that period of history.

Key words: Chen Cheng; *Chen Cheng's Diaries*; the 3rd “Encirclement and Suppression” Campaig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

作者简介:陈红民,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兼主任、博士生导师。
徐　亮,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一、陈诚与《陈诚先生日记》

陈诚(1898 年—1965 年),字辞修,别号石叟,浙江青田人。1919 年考取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1922 年毕业后分配至浙江陆军第 2 师第 6 团任少尉排长。1923 年已加入中国国民党的陈诚南下广东,不久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平定叛军战斗,因战功而晋升。

1924 年 6 月黄埔军校建立,陈诚经邓演达引荐,担任该校教育副官,后改任炮兵科教官。这期间,陈诚与蒋介石建立了关系,在此后长达 41 年的军旅与政治生涯中,陈诚对蒋竭尽忠心,也获得蒋的充分信任与不次拔擢。陈诚先后参与东征、北伐、国民党派系间的军事斗争、“剿共”战争、抗日战争与战后的国共内战。历任国民革命军第 11 师师长、第 18 军军长、第 15 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军政部部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中央训练团教育长、国防部参谋总长、台湾省政府主席。国民党政权退台后,历任“行政院长”、国民党副总裁、“中华民国副总统”等党政军要职。由于陈的军事班底以第 11 师、第 18 军为主体,因汉字“十一”与“十八”竖写与“土木”似,故在国民党内被称为“土木系”。而第 11 师、第 18 军也正是蒋介石的嫡系王牌部队。

陈诚很重视个人资料的保留与整理,在江西“剿共”时期即注意搜集中共的资料,1950 年代更在台湾特设“石叟资料室”,保存其参与军政事务的重要史料与在江西搜罗的中共资料。晚年,除亲自口述毕生经历外,并请人将重要史料汇编成“石叟丛书”72 册。“石叟资料室”于 2003 年年底移人台湾“国史馆”典藏,现已对外开放。“国史馆”先后将《陈诚回忆录》《陈诚书信集》等分册出版。

陈诚有记日记的习惯,保存下来的个人日记由其亲属交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保存。日记时间起自 1931 年2 月,止于 1964 年 1 月,前后持续 34 年。可惜因种种因素,他的日记残缺不全,时断时续,目前所见仅有 21 个年份的日记。细阅其日记内容,包括了日常记事及个人思考、反省、自勉、与友人对话、备忘诸项的记载。2015 年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也是陈诚去世 50 周年,台北“国史馆”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合作,于 7 月间以《陈诚先生日记》书名(以下简称“《陈诚日记》”)出版。

陈诚在大陆时期的主要事功在军事。他这一时期的日记着重点也在军事,包括对他担任军事要职、训练军队、军事部署及作战指挥逐一记载,因此《陈诚日记》是研究民国军事史相当重要的资料。《陈诚日记》从 1931 年始记载,但 1932—1936 年、1947—1949 年的日记均遗缺。1931 年陈诚率所部参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这是陈诚首次参与到国共战争之中。1931 年的日记,同时也是陈诚参与国共内战的唯一日记遗存。此前,年仅 34 岁的陈诚因在中原大战中表现出色,由第 11 师师长升任第 18 军军长。陈诚在回忆录中也说,“二十年(1931)五月,政府决以重兵作第二次围剿(注:应为第三次之误),我所部的十八军就是从这次开始参加剿共战役的”。与回忆录不同,1931 年的《陈诚日记》,几乎逐日详细记载了第三次“围剿”中陈诚率所部进入苏区作战的经过,及所闻所感。由于处于战斗的最前线,深入中央苏区的腹地,使得陈诚能更直接地观察中共革命根据地,比较分析国共两党政策、作战部署及军队素质的优劣,作出自己的思考。虽然那场“围剿”与反“围剿”作战以国民党军队的失败和红军的胜利告终,但了解那场“围剿”与反“围剿”作战的背景、总结其经验教训很有意义。而《陈诚日记》对于我们全方位了解那场内战,加深那段历史的研究,很有帮助。

《陈诚日记》关于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的内容比较庞杂,本文根据作者每日日记的中心内容将其粗略归类,分为四个专题,与主题无关者如家事等日记内容略去。出于日记作者自身的敌对立场,《陈诚日记》不乏对中共和红军污蔑词语,为保证历史资料的真实性,本文在摘录时保持了日记的原貌。

二、"围剿"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

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发生于1931年的7月至9月间。蒋介石在对红军和根据地两次"围剿"失败后,调集30万大军,亲任总司令,于1931年6月策动规模更大的第三次"围剿"。陈诚在"围剿"中担任左翼军第2路进击军指挥官,率领第18军参战。

在日记中,陈诚披露了这次"围剿"中的国民党军队部署、第18军参战路线、他对作战的算计、遇到的问题及其应对等情况。

三月十日

奉令赴赣剿匪顾虑之件:

一、去的必要:

(一)中央将领少,基本部队当为附属品。

(二)中央将领加入前线,可鼓励士气,且促友军将领之决心。

(三)对第五路①及十九路②各级将领之历史与关系。

(四)如他人担任,胜则跋扈骄扬,败则可不负责。

二、去的顾虑:

(一)十四师及炮兵二、三团,须整顿,一时不能离开。

(二)如为十一师指挥问题,而设副指挥,殊无意义,且可不必。

(三)个性关系,责任关系,中央地位关系。

三、去的方式:

(一)能自任一方面,以便负责。

(二)时期……,看王意思如何。

(三)指挥的位置地点。

四、去的准备:

(一)组织。

(二)经费。

五、善后问题(何兼):

(一)以免各将领怀野心。

(二)转移民众对政府信仰。

下午二时,党部筹委第一次开会。

六月二十六日

本月二十日,由抚动身,赴南昌迎接总座③。(二十二日晚到)二十一日早,抵南昌,即赴行营谒何部长。二十二日下午四时,与各将领乘船至樵舍接总座,即在船上讨论战略(剿匪)。何部长④之谨慎(恐他人窃听计划,令随从四面戒警),吾勿如也。二十三日,总座请客,请孙连仲、何部长报告

①第五路军:总指挥王金珏(字湘汀),由北伐战争中收编的奉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部分军队编成。参加了对中央红军的第二次"围剿"。

②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字憬然),由参加北伐战争的粤系第4军一部编成。参加过对中央红军的第一至四次"围剿"。

③蒋介石(1887—1975),此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围剿"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对红军的第三次"围剿"。

④何应钦(1890—1987),字敬之,贵州兴义人,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军前敌总司令。

前次各军失败经过。最后，总座讲此次剿匪应注意之点及剿匪战术。我以为前次各友军之失败，全在各将领对己无牺牲之决心；对人无生死与共之精神，断不能言战。至于用兵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静如处子，动如脱兔”，一切均已包括无遗矣。

二十四日，总座集合赵、卫、李及余谈《曾胡治兵语录》中之兵机战守，在此百忙之中，能抽空及此，其精神实可佩服也。二十五日，又请余至总部，谈此次剿匪之重要，再三嘱余注意慎重，并赐余《江西省舆志》及《读史方舆纪要》各一部，余敬谨接受。夫时事愈艰，则挽回之道，自须先之以戒惧惕厉，曾氏[①]言之详尽，致所赐之书，深感中国一切之落后复古也。出访天翼[②]，谈总座之左右，多以个人利益为立场，真曾氏所谓：“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可为浩叹也！晚十一时，上船回抚州防次，在船中阅《曾胡治兵语录》。胡氏[③]云：“天下事只在人力作为，到水尽山穷之时自有路走，只要切实去办。”又云：“冒险二字，势不能免；小心之过，则迫于葸。语不云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又云：“兵事无万全，求完全者，无一全。”又云：“不苦撑，不咬牙，终无安枕之日。”又云：“近事非从吏治人心痛下工夫，涤肠荡胃，必难挽回。”又云：“治久乱之地，宜予以生路。”实是法也。

七月五日

上午八时，召集四十旅连长以上官长。十一时，召集十四师宣传人员。

下午二时，召集四十一旅连长以上官长训话（另录）。

剿匪：

对于赤匪，不能专恃军队进剿，须实行吏治，从事建设，使人民有生路，方能取信于人民，转换人民之心理而为助我。

剿匪须用平易方面切实去做，不可有求显著功效之念。对上不可要求太过，对下不能责备太尽。虚心求益，谋定后战。

勿以久履行间，不得养静为虑。曾氏所谓：“千军万马、金鼓喤聒之中，未始非凝静致远、精思通神之地。诸葛武侯、王文成之气象，至今宛然在人心目，彼何尝以劳乏，自汩其神哉？”

兵少以尝贼，伪退以诱贼，二者皆士识将心、至精至熟者之所为。

兵凶战危，绝不可以生手而自居于熟手，无学而自诩为有学，志亢而行不能践，气浮而几不能审者任之。

兵法最忌“形见势绌”四字，必须时进时退，时虚时实，时示怯弱，时而示强壮，有神龙矫变之状，不必常扎一处，或有进而无退，使贼窥我之底蕴也。

七月六日

今日，自黎川出发，原定至大洋源（随十四师）宿营，因候邱旅长，至下午二时始出发，故改在龙安镇与十一师三十二旅同住。自黎川至龙安镇三十里，沿途人民对于赤匪似有好感。据说土匪来，仅土豪劣绅倒霉；军队到，连穷苦老百姓均遭殃。证此过去所谓“军不如匪”之口号，信然。

因路不好，军队运动困难已极，计九团师，每团出发最少须一时三十分。自早天未亮出发起，先头部已到达宿地，而后尾部队仍在原地未动。

---

①指曾国藩。

②熊式辉（1893—1974），字天翼，江西安义人，时任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参谋长。

③指晚清湘军首领胡林翼。

连日因道路难走，部队拥挤，天气炎热，士兵佚因病落伍者极多，长此以往，战斗员日减，殊堪危也。

七月七日

今日自龙安镇至石沟计六十里（石沟圩在南丰东二十里），因部队拥挤，上午自七时至十二时仅走九里，下午天黑始达目的地。

七月十三日

今日，自高洲堰向广昌攻击前进，前头部于是日早八时到达顺化坞，与匪稍行接触，匪约数百人，即向乐口方向溃退。本晚，军部即在中坊宿营，身体不甚舒服。

七月十八日

今日，独立旅在胡岑咀，四十旅在李家坊，均与匪接触，但匪均只抵抗一、二小时即溃退，两旅各有掳获。惟独立旅周围俘虏内有匪兵一名，求死不屈，此种精神实可佩也。惟以一无智识青年被匪麻醉如此之深，殊为可痛也。

七月十九日

我军本日由石上、李家坊、兔子寮、马头向宁都攻击前进，三十一旅六十三团于上午九时克复宁都。十一师连年血战，而精神迄未稍懈，其动作之迅速，命令之贯彻，实非他部所能及也。

总座谓：只要我部占领宁都，而政治方有生机。刻我部已完全到达矣，未知政治果能如总座所言否？我以为政治之生机，绝非专恃军事之胜利，应视政治之设施，是否为大多数之人民谋利益为要也。

晚，与党部人员讨论关于宁都善后问题，决先组织临时政治、党务两委员会，政治由刘千俊①负责，党务再行商定。

又关于流民之办法，研究颇详。我以为所有流民，非土豪劣绅，即地痞流氓；一代表国民党，一代表共产党。在真正革命立场，两种代表均不应存在，徒苦真正民众也。盖代表国民党者，因匪来，彼等早已至上海或南昌，过他们的舒服生活；而代表共产党者，因我军一到，亦即随赤匪而去。而真正民众，无论彼来此去，均未跨一步。故在未到匪区以前，一般宣传匪区内民众如何可恶，如何利我，所住过之处，绝无如彼等宣传之事。

总之，真正民众无论对军队、对土匪确均惊怕，因均不利于彼辈也。故对匪区善后，须确实做有利于真正民众运动为要，而对于一切流民，应限期回里，如违期，即将其所有物产充公，并处以非常手段。

宁都为赤匪根据地，而民风素称强蛮，智识亦极落后，赤化较他处为深。四面环山，地势甚险，剿匪各军均不敢进此，故蒋先生来函云：只要占领宁都，北方政治方有生机。亦可知该处之重要矣。

诚识七月二十日于宁都

七月二十一日

昨接总司令由飞机传递之手函，催即日开古龙岗，向约溪推进，策应友军。查匪之大部已出巢穴，我军实无深入之必要，应在各要口堵截为妥，且赤匪之主力已集中瑞金，随时有扰我侧背之可能。昨复总司令一电，详述此意，并请饬右翼军团乘良机速向匪巢进攻，集重兵于石城及宁都一带，策应堵截。盖如此可令其外逸而截击之，使其失地利人和之凭依，我且易收匪倾巢外掠、一饱

①刘千俊（1898—1948），字伯祥，湖南湘潭响水神山湾人，曾任陈诚所属某部文书，先后任江西省南丰、南城等县县长。

则飏之效。不然四面围剿，使其盘踞老巢做困兽之斗，胜败未可必也。

七月二十六日

接总座有戌电，十八军集结吉水，并将所有辎重运回南昌，惟未指定此后任务，不知南征北伐？总之，中国实不堪再战而加人民痛苦，并失国家元气。且在此剿匪期间，如有其他变动，正为匪造机会，真不知今日军人之用心也。计自出发迄今已二阅月，炎暑从征，当此匪军军心动摇，官兵恐怖，不难歼灭之际，一旦他调，前功尽弃，殊堪痛心也。

七月二十八日

本日，由办石至江口宿营。经下湖遇匪，与我七十九团相抗约一小时，即被我击溃。又在中洲以东之高山，有匪向我在中州休息之伕役放（注：此处疑有漏字）。师部至江口时，尚有少数赤卫队未走，并留下食盐一百余担。

在雄下遇大雨，至宿营地前半小时又遇大雨，官兵衣服及行李均淋湿，又不知要发病多少？

七月二十九日

自江口至龙岗圩三十里，实有五十里左。且因部拥挤，极度疲乏，并发寒热，是日即在龙岗圩宿营。

途中与诸同僚谈带兵练兵，并团体内风气感人之关系。至虾蟆坑，观一小坑原系清水，及汇入大坑，因大坑水浊，而小坑之清水终被大坑之浊流所混，不觉感慨系之。

七月三十日

今日因候命，仍在龙岗圩。午刻、未刻致总座两电，呈申不能折回古龙岗之理由，并贡献对于军事政治之意见。

下午四时许，接总司令复艳酉电开：既已到达上固及龙岗圩，着先集中吉安可也。

今晚，各部推进至潭头、上固之间，各部官兵有“出关马无力”，“进关马行疾”之情形。

致总座函一件，详陈时局情形，及军事、政治应注意之处。

七月三十一日

因右翼吃紧，本军星夜兼程赶至富田，各部自昨晚六时开始运动。予于早0时三十分自龙岗圩动身，晚十时许始抵下村，秩序极乱，并因伕役疲乏过甚，沿途落伍者不知其数！且因给养困难，各部仅吃一餐，又因天气酷热，各部士兵饮水止渴充饥，官兵发病者不知其数。

连日接各上级电令，有令折回古龙岗者，有令向东固者，有令至吉安者，所谓一国三公，真无所侍从也。

计自六月二十九日由临川出发已一阅月，几将江西省环绕一周，所经道路均系崇山重叠，且因天气炎热，白天则汗雨淋漓，夜间则露水披身……

八月一日

今日，原定赶至富田，因天黑且雨，即在老古庙宿营。本日八十四团先头部队至下马石时，遇赤三、四百人正在开会，当即被十四团击溃，俘获数十人，内有女子数人。

本军自临川出发，迄今未有一次补给，伙食、药品、汽油均早已用罄，连日各部自采新谷，连米和糠充饥，且有每日仅得一餐者。

八月三日

本日，由后方运到款项十五万，又由飞机送来五万元（内少三千余元）。计自抚州出发，迄今月余，后方不能补给，极为忧虑，现款已到，心为一定。凡用兵，粮饷充足，实为要著。

据俘获土匪供称，匪军计划原定今日拂晓占领新安、富田，明占领水南、白沙，抄我军之后，因得土民报告，富田已到大军（指我军），并有一部至堌陂圩，势极凶，朱、彭①等闻信，即召集匪军师长以上开会，大意说敌军（指我军）主力已到富田，原定第三次作战计划恐不能实现，形极恐慌，决定卻退至沙村、石陂圩一带。

查匪此次集合其所谓基本部队之第四、第五、第八、第十二等共五军，分两路进攻富田、新安，第四军林彪已至戴家坊，第十二军罗炳辉已至堌陂圩，毛泽东在上木坑，彭德怀在草坪，原拟做再后之一抛，闻我军一到，即行缩回，因我军过去作战历史，匪所深知。此次剿匪而官兵之气势亦不可负，故军队之历史及官兵之气势，实为用兵第一要素。盖有历史及气势旺盛之军队，确有先声夺人可能也。

八月九日

连接陈真如②电令，南进半途，忽奉令折回富田，向东固、龙岗、小佈追剿（任左纵队），因大股赤匪已窜至良村，我上官云相③在良村之部队遭大损失，而匪有转攻我龙岗圩之周浑元④师，本军须星夜往援也。遂于七日下午六时开始向富田前进，昨下午二时许，先头部队到达富田，除四十旅及十一师三十二旅在固陂戴家坊外，余均先后到达富田，予于下午（昨日）五时许抵富，计日夜行一百余里。因山路崎岖，官兵落伍者不知其数，尤以行李为多，古人云："兵在精，不在多。"观此次剿匪部队虽大，而有许多部队毫无战斗力，不但无补于作战，且累友军也。

今日分两路，向东固、龙岗圩前进。

八月十一日

昨（十）由富田至下坊宿营，下坊居民约七百余，均匪化。我先头部队到达该处，有农匪百余阻止我通过，被我前卫击溃并俘获男女匪十余名。昨昼夜天雨，夜间尤甚，各处山水暴涨，今日各部不能渡河，各在现地停止待命。予今晨九时许抵河岸，沿途士兵极感疲乏，且有几部因给养无著，已断炊两餐，如此用兵，前途殊为顾虑。兹已去电申呈意见，未知能采纳否？（计自出发二月余，军行三千里，后方无法转送，一切无从补充，东剿西堵，士兵因病落伍者，计四分之一。）

昨接炳东电开，粤方⑤对闽、赣取守，对湘取攻，刻已动员。果确，恐剿之功亏一篑也。

八月十二日

今日因山水所阻，仍未前进，刻仍设法架桥，惟因水流太急，材料缺乏，一时不能架妥。

连日逃亡官长颇多，且均系学生，因平日养精处优，不能耐苦所致。钱大钧⑥实本师之罪人，本

①即朱德、彭德怀。

②陈铭枢（1889—1965），字真如，广东合浦人（今属广西），粤系将领，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的创始人，1931年7月任江西"剿共"军右翼集团军总司令。

③上官云相（1895—1969），字纪青，山东商河人，时任国民党军第2师师长、第三次"围剿"任右翼集团军第3路进击军总指挥。

④周浑元（1895—1938），字乾初，江西金溪人，时任国民党军第5师副师长。

⑤粤方：指两广地方实力派，当时因胡汉民被囚事件而起兵反蒋。后文多处提到"讨逆"，即南京方面与两广实力派的作战。

⑥钱大钧（1893—1982），字慕尹，江苏吴县人，时任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兼国民党军第89师师长。

师一切恶因均由他所造成。

八月十四日

昨早，由潭头西岸渡河至上固，得悉十一师已向头陂进攻，在空坑与匪黄公略全部遭遇，匪被我三十一旅击退，计至夜二时止，匪连反扑五、六次，均不得逞，遂向寒下退窜。

是晚，原定与匪决战，调独立旅至回龙，四十旅及四十一旅至上固策应，但匪知我主力已到，即先行却退。此次剿匪，原须根本歼灭之，但因友军不力，每因援救友军，至总帅计划朝令夕改，无所适从，甚至因此而徒劳兵力，殊为可虑。

八月十六日

接总司令寒三四参电，关于杜绝匪区内之粮食及食盐办法，我以为此举有关人道。盖匪区内人民匪化则有之，而未必完全皆匪也。且此举对于民众足置之死命，但匪之东窜西逃，未必能绝其来源，况尚有少数部队时遭失败，使匪得各种之补充，匪所谓彼之输送队。则所谓杜绝，实无奈于匪何也，徒供匪之对于民众宣传口实耳。

八月十八日

今日，在沙溪派队搜剿附近之伏匪，深感匪之东窜西逸，恐一时不能芟艾净尽，终是不了之局。

近日，各部将领可以“虚伪自私”四字尽，此种将领，其部队其不自溃者，未之有也，尚望其克匪乎？

不能克己，焉能克敌？　八月十八日于沙溪军次。

八月二十二日

自前日起身体不适，今日始觉稍愈。前日冒雨侦察地形，并巡查警戒线。查各部实不能独立任战，夜间尤为顾虑，当即电三十二旅李旅长①准备一团附时策应。至天明，六十六团开至沙溪之东警戒方放心。兵在精，不在多，如现在中国之军队虽多，徒糜公帑耳。

八月二十四日

综合各方匪情，大部仍在兴国，附一部在大金竹一带，奉令与一、三两纵队，会剿大金竹附近股匪，决令三十二旅及四十旅（欠一团）由李副师长率领，于明日由现在出发进剿。

今日规定各部割禾。因叠接电令，催之甚急，不能不举行也。然每思留与匪用，或落在田中，均非良意，惟今后之人民不知何以过活耳？连年内乱，徒苦人民也。

八月二十六日

三十二旅及四十旅，于昨早向石马、南北坑进剿。

奉令，限三十一日以前集结吉安，但须待二十七日电令移动。

八月二十七日

计划回师吉安，并至吉安后，一切补充整顿事项，分别电后方知照。

接何部长电，行营即日回南昌等语。似此而总座须回京，而大局必有变化矣！江西其能为中

①李明，时任国民党军第11师副师长兼32旅旅长。

央所有乎？中国前途恐又从此混乱矣！

今日对八十二团训话，全团精神比各团为优。

八十四团团长史克斯[①]统驭无方，官兵精神涣散，调师服务，遗缺委七十九团中校团附彭善[②]充任。

八月二十九日

昨接总座电令，仍继续进剿。原定经潭头、南龙、风边、城冈圩、因富转中洞，后改经潭头至野猪坑、虾蟆坑，清剿东固以北地区。

今日十一师至野猪坑附近，十四师在潭头附近，总指挥部在潭头。天气奇热，官兵落伍者甚多（约五百左右）。

去年老乡，今年老表，年年如此，如何是好？

如各部入湘讨逆，须有相当休息及补充，方能应战。

此次入赣剿匪，武汉分校毕业之七期生偷生怕死而逃亡者计二十余员。武汉分校实有彻底整顿之必要，不然钱先生[③]之不负责，长此以往，其造就之学生分发军队服务，而军队前途实不堪设想。

八月三十一日

昨，自潭头至大源坑。经上下坊，有一第五十二师士兵被匪刀杀未死，口刮数刀，尚能叫救命，状极惨。其他士兵因匪杀我弟兄，即将此间所有房子付之一炬。中央军原为救民而来，但与民情感之恶劣，查此种情形，固因少数匪化者对于军队施其种种手段，而害我军队，同时军队存一种报复之心所致。然军队纪律之坏，实起人民之反感，故即非匪化之人民亦仇视军队，并有“兵不如匪”之口号，军民间之情感即不可收拾矣。如此剿匪，正驱民为匪也。

上下坊西约五里有一岭，极险要。西行过此岭，至大源坊，尚有两村庄，各有人家数十家，比大源坑稍佳耳，沿途以大源坑匪化为最深。

今日，总指挥部即在大源坑，并派队至四处搜剿散匪。

又两日来，因天气酷热，官兵病者约五百余，死在沿途亦甚多，今早令温团掩护病兵先回富田，予亦染痢症。

三时接总司令世亥电节开，本军集中吉安，即令各部向富田前进。

晚十二时，接总座电，改集中太和，又电须如期集中，又电仍集中吉安。去电请示，复电仍向吉安集中，始决定向吉安前进。

九月一日

今日由大源坑回师吉安集中，午过富田晤尤青[④]，即转新圩宿营，部队仍在富田附近集中。予因赴京奠祭谭院长[⑤]，故先行赶回吉安，以便乘飞机转京也。

①史克斯（1898—1951），别号举东，海南文昌人，时任国民党军第14师42旅84团团长。

②彭善（1901—2000），字楚珩，湖北黄陂人，1931年任国民党军第14师42旅84团团长。

③即钱大钧。

④罗卓英（1896—1961），字尤青，广东大埔人，时任国民党军第11师师长。

⑤指谭延闿。

九月六日

今日，由樟树乘 Douglas 机赴京，下午三时半抵京。自樟树至芜湖，云雾甚大，自芜湖至南京较好。在飞机上看长江，两岸所有民房均在水中，计此次大水已半月余，迄仍未稍退，灾区之广且深，实从来所未有。近来赣南之匪尚未歼灭，而粤桂之变又起，天灾人祸，真不知人民何以为生也。

京中对剿匪各部甚怀疑，有传失利者，有传不肯出力、图保实力者，惟对于我军批评尚佳，自问虽不敢后人，但实际倘非极力整顿，绝不能胜重任。

九月十六日

早九时，对攻城旅全体官兵训话。

闻陈济棠有撤兵消息，陈之无能为，不自今日始也。真如此事奉令赴京，原定今晚起程，因前方五十二师失利（师长不知下落，张、王两旅长均受伤，甘团长阵亡），九师告急，六师亦与匪接触中止，并嘱我军准备渡河往援。

九月二十日

接何部长电，中央决定剿匪、讨逆兼顾，并调入湘有力之部队至赣南。

韩德勤已于今晚由匪处脱险回吉，其失败似有迁怒于铭三[①]，我以为铭三确须负相当责任，但韩之平时看重金钱，且对于部署统御无方，以致遇匪不战自愧（溃），亦不能辞失败之咎。

九月二十一日

今日，参加第五中学纪念周，报告：一、剿匪经过。二、准备讨伐陈济棠之有把握。三、水灾损失。四、日本占我沈阳、长春，并毁我兵工厂，解除我在鸭绿江舰队之武装。五、希望大家须有同仇敌忾之心，并努力求学，造成革命之工具。

九月二十二日

奉令率领十八军及第十师，集中太和，仍入匪（区）继续从事剿匪。已令十一师先开太和，今日，三十一、二两旅已开拔。

晚，宴在吉各军事领袖毕，谈对日问题。我以为除以外交手续，令其撤兵，惩办祸首，并向我道歉外，对于军事须积极准备，如不能达到目的，即行宣布绝交，即以军事行动，即失败亦不能与之讲和，以比利时、土耳其、摩洛哥为例，人心不死，绝不致亡国也。

十月六日

五日仍在京。下午五时许至陵园[②]谒蒋先生，先谈日本占领东省事，蒋先生极惨痛，并表示个人虽牺牲亦不足惜，惟国家毫无准备，且国内不能一致，深恐演成庚子、甲午诸役之不可收拾，而中国亦不能再经如此一次之摧残，造成历史之罪人。次谈两广问题，我表示不顾政府与粤方行分裂式之统一，而无彻底办法，蒋先生颇能诚意求和。次谈军事问题，我意须一面准备对日，但一面仍须剿匪，盖匪实不能轻视也。如决心剿匪，须有破釜沉舟之精神，方能有济。次谈整顿军队办法，须设法使青年将校觉悟，先转移风气再设法训练。

---

①蒋鼎文（1895—1974），字铭三，浙江诸暨人，时任国民党军第 4 军团总指挥，率第 9 师等部参加第三次“围剿”。

②南京中山陵园。

十一月九日

今日上午九时,吉安各界开欢迎会欢迎我,回忆民十五年至吉安,实有无限感想。民十五年革命,可谓真正的民众武力,现在各部恐比民十五年时代军阀之军队尚不如也。本军固比各部为好,但连年痛苦情形,实不可言状也。

三、对所部痼疾的认识与整治

在"围剿"红军和根据地中,陈诚对所部痼疾有所认识,他力图整治军队,消除痼疾,提升军队的战斗力。为此,他反复对所部训话,公布禁令和赏条。

这部分日记,主要是陈诚对第18军在"围剿"红军中出现的问题的认识,及其采取的整治措施。

二月六日

勒借军饷、干涉行政、朋分罚款、强索招待、避驻匪区、军纪废弛、贩卖烟土。

以上系地方告发本师各部队之情形。

一、军队非训练有素,绝不能使其服务。

二、军队干涉地方行政,须绝对禁止。

观察本师应改各项如左:

一、一切规定等于具文。

二、各级能讲不能行。

三、精神散漫,只知个人,无关团体。

四、造谣。

五、组织小团体。

三月十二日

带兵如种田然,每天在田里,才能知各处有无荒草。带兵能接近士兵,才能分各部有无弊端。

朱虚侯①所谓:"非其种者,锄而去之。"

六月二十九日

一、今日由抚州出发至浒湾宿营。因迎接何部长,候至下午二时许,尚未到,始行动身,抵浒湾天已大黑(四十里)。该镇公安局长藉军队名义,设军事招待所来敲诈人民,但军队一到,该局长早已走避矣,殊可恶也。

二、连日来军风纪稍好,惟攻城旅尚较差。

三、军部与师部合并,军部人员均惴惴不安,并极凌乱。军部人员有有办法者,无诚意;有无办法者,虽欲努力,亦不可得。

四、对党部人员说,革命军人应受过下级生活的决心,现在我们不算苦,还有比此更苦的人,就是我们也有比此更苦的时候和地方。

①刘章(?—前177),西汉初年宗室,汉高祖刘邦的孙子。吕后称制期间被封为朱虚侯。

六月三十日

自浒湾至石门，沿途人民均走避，闻因过去军队纪律太坏，不能得人民信仰故也。我以为政治方面亦大有关系，第一无组织即显明之一例也。

与柏森①谈话，摘录如左：

一、政治上关于国家地方设施者，人民一时尚看不见，对于人民最关切要者为地方官吏。目前人民之急需为廉洁政府，如能不事敷衍，审慎拔擢，试用之后有贪污者严办一二，则官吏知忌不敢为非，政治清廉，人民欢乐矣。

二、王阳明云："人君端拱清穆，百官分职，而天下治。"负天下之重任者，绝非一人所能包揽办完者也。

三、宜使僚属部下充分发表意见，不可使其畏忌，不敢讲话。

七月二十六日

阅赤匪文件及宣传品，对于我十八军非常恐慌，并谓我十八军最为凶悍。自问我十八军并无特长，惟各级能遵守命令，严守纪律，不辞艰苦，动作迅速耳。在未入赣以前，传说匪军如何利害，匪区人民如何助匪，予近深入匪区月余，所得之情况，实与前此所闻者完全相反。我以为人民之好歹，及匪军之利害与否，全视我之情形如何而定。予时常对所部言，只要我们不欺负人民，而人民绝对不会助匪，而妨碍我军，不然我军名为剿匪，实则扰民，未有不为人民所唾弃也。又对于土匪，予始终不信其有三头六臂，亦只问自己有无办法而已。

阅匪宣传大纲，内指说我军内容，如官长贪黩、财政黑暗、主官骄纵游冶、嗜好多端等，似非尽属桀犬之吠，甚可注意。

八月十五日

本军奉令集结沙溪、上固一带，予于本晨由上固率十四师至沙溪，计程三十里，全部于午前十一师到达，即在此宿营警戒。

近来各部官兵逃亡落伍者颇多，兹通令如左：

查迩来各部官兵逃亡落伍者日有所闻，其主要原因虽由各级官长怠其本职，管教不周，而吾革命武装同志何以自甘暴弃，一至于此，思之能无痛心？况军行匪区中，无在不杀机四伏，吾剿匪部队官兵，本为匪徒所切齿，而欲于群山丛莽中独往独来，其能免于断胫折项者几希。不急为之图，非惟军纪法令之所关已也，为此厘订办法如下：

一、呈请总部转饬在赣各部，凡截获向后逃避官兵，不问隶何部队，一律就地枪决。

二、呈请总部转饬各部队，及各省府、各机关，一体严拿在逃官兵，务归法办。

三、将在逃官长姓名简历或照片，登载京、沪、汉口及南昌各报，与众共弃，一面购线缉拿。

四、呈请总座通令各部，凡弃职官佐，一律不准录用，如违，以窝藏逃犯科罪。

上列四项，事在必行，告我官兵幸莫轻于尝试，须知为个人保其人格，为团体勿做败类，而蒙反革命、不革命之恶名，是为至望。至于各级官长，皆率所部，各有专责，亟应勤加查察，无使伤病官兵奄卧中途，无人过问。各级主官尤应以身作则，不避艰辛，万不可任意落伍，自履危境，并弃原部队于不顾。我军为中央基本部队，于革命过程中有悠久历史，深信自通令后，必有蹈既覆之辙者，不禁翘足企之。此令。

①此处或是指林柏森。林柏森（1897—1960），广东镇平人，曾任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工兵主任等职。

本日到达宿营地时，集合各团长，规定关于卫生及行李事宜，并带兵方法，尤其在此艰难辛苦之境，各主官更须以身作则，纵有小病或极疲乏，亦须不形于外，而提部下精神。

八月二十二日

今日之将领，动以生活无保障，每因此而舞弊者不知其数（如吃空额、冒销公款、刮销人民等……）。岂知此系整个社会经济问题，我人应由制度上着想，并盼身体力行方可。不然，纵令如过去之军阀，有几千几百万又如何？

十四师与攻城旅，均非切实整顿不可，然各级均唯利以图，绝非短时间所能转此恶习也。

八月二十三日

兵站食盐、药品及必需项已于昨晚到一部，近日来各部队官兵因乏食盐，淡食不化而发病者极多。又稍有小病，因无药医治而变重，落伍被害者不知其数，官兵因而生怨言者亦不乏人。此种无训练部队，用之剿匪作战，其能歼敌乎？

八月二十六日

昨日下午四时，对八十团全体官兵训话，严禁扰民及败坏军风纪事件。

今早，对八十三团全团官兵训话，该团卫生队长因克扣伙费，当场扣留。

下午三时，对八十四团全团官兵训话，并行彭团长到差布达式，因史团长措置失当，与全团官兵情感甚劣。并告彭团长说，我们应永远立在革命立场。

士兵如小孩同，只要官长督率稍严，确以诚心待之，其对于官长未有不生威敬之心，如官长稍一松懈，而士兵便不可收集。连日与各部训话，闻官兵中有说，如再不能自爱，实对师长、对良心不起等语。可知无论何人，而良心血性不能埋没也。

兹定禁令、赏条，各六条如左：

一、禁令

泄漏军情、私图通敌者，枪决。

临阵退缩、携械潜逃者，枪决。

奸淫妇女、强拉民夫者，枪决。

强取民物、擅杀民畜者，枪决。

欺诈民众、强赊民货者，枪决。

赌博游荡、贻误机要者，枪决。

二、赏条

斩获匪众、缴得匪械者，重赏。

捕获要匪、击破匪窟者，重赏。

动侦匪迹、详报匪情者，重赏。

工作重要、不避艰辛者，重赏。

举发本军官兵扰民有据者，酌赏。

拿捕本军官兵违犯禁令者，酌赏。

九月二日

今日，由新圩回吉安，途经直夏。攻城旅驻此，查该旅月来颇有进步。稍行休息即至张家渡

(离吉安三十里),转搭汽船回吉安,十一时抵吉安。即往晤陈真如,谈政治问题三小时,陈亦以中央政治办法无主张为感,并对于十九路军各将领极虑人才缺乏,因该路军原极有历史,惟习气渐深,不但不能收纳外面人才,且内部之优秀分子亦不能安于位,蒋憬然所谓:该路军已达最高度,此后只有日渐降低。蒋之消极设然,脱离者亦即为此。

九月十日

晚,请点验委员便饭,各部团长以上官长作陪,并摄影留念。晚饭后,集合各部师、旅、团长训话,大意:一、赤匪一日不肃清,我人责任即未完。二、无论剿匪讨逆,如有被缴械回来者,大家无须见面。总座告诉我们,官长所带之手枪,即在临危被辱时自杀之用,我们绝不能甘自暴弃,以辱团体并我先总理。

九月十四日

十二日,点验十四师。

十三日,点验攻城旅(上午)及三十一旅(下午),对三十一旅训话大意:

不畏难,不称功,团结精神,完成革命,及此次剿匪之缺点。

本日,点验独立旅(上午)及三十二旅(下午),点验毕训话大意与三十一旅同,并告全体官长此次准备讨逆之经过。当天灾人祸,陈济棠等乘人之危,使我剿匪各军功亏一篑,大家须由痛心而愤慨,灭此朝事。

早,思演①来谈关于此次讨逆之军队区分,十九路将领颇多不满,但有说不出之苦衷。

九月十五日

今日,全军每旅抽一团,于上午九时请陈总司令真如阅兵,并集合全军连长以上听训。陈以“真诚不欺,大公至诚,明识知礼,果勇朴洁”四语,并极称许我军之锐气,希望我军之切形于言表,似以十九路之暮气及其他各军之失望为感。

十月十九日

十七日上午,集合一五五旅全体官兵训话,下午集合一五四旅全体官兵训话。十八日上午,集合师部直属部队及补充团训话,下午集全师宣传队人员训话。大意讲革命军人之责任及打到日本帝国之应备条件。又对于日本,如其责备日本人之可恶,不如责备中国人之可耻,更不如责备我们军人自己之可怜。

十九日早,参加五中纪念周,讲演日本在东省之暴行与中国学生运动:……。我个人主张当战的理由:

一、因外患的紧迫,而促成政治的统一,更因战争的爆发,而移转全国军民之视线,使之尽其才力,一致对外。

二、因战争准备,必致与日本断绝国交事件之扩大,如列强无准备二次大战的决心,必不至于使之爆发,而必至于出面调停。

三、因战争而能对日本封锁一切原料品之供给,与一切商品之销售。中国可以闭关,日本即将崩溃。

①此处或是指郭思演。郭思演(1899—1965),字心如,时任国民党军第18军参谋长。

四、以共党对我们的方法，以对付日本，必使其无法应付。

五、战争能使国际间之分化愈明，列强既惧中国将社会主义化，又怕日本之效日耳曼第二。

十一月一日

五十二师因剿匪失利，师长韩德勤原奉令拿办，为顾虑所部起见，降为副师长。予奉命暂兼师长，决心呈请改编。盖该师习气之深，军纪废弛，断非短时间所能整顿也，故决将该师七团编并为六团，除拨八十三师三团，十一、四师各一团外，五十二师仅留一团，以十一、四两师之独立旅改编为五十二师之一五四、一五五旅。已改完竣，于今日下午二时集合。全师于吉安飞机场行阅兵典礼，并团长以上行布达式毕，训话大意：希望全体官兵须决心造成五十二师的新生命，确为本党基本军，为民众的武力。五十二师稍加整顿，当无困难处，惟拨八十三师恐仍不易整顿也。

十一月二日

本军各师因军械非常复杂，于今日上午八时召集军械会议，将各师军械重新分配，所有杂枪概缴军部。

下午开军需会议。现军需困难万分，本军除中央所发之款外，绝未向任何方面苟取分文，但中央所发之款绝对不够支配，本军决不肯向地方人民求款，故只有节流之一法。此次开军需会议，即讨论节流之办法，决定士兵无论如何困难，断不能再减，现生活程度之高，六块钱除伙食外，所余仅几角钱，而官长除有家眷者酌予汇寄家用外，一概不准借支。因时间关系，明日下午继续讨论。

十一月十一日

早，至五十二师师部，集合全师部官佐训话。

下午，又集合十四师独立团训话。

上午，亲自至各处巡查，拿获游勇三十余名，盖游勇实即军人也，军人结果如此，殊堪痛心。常与诸同事谈，此绝非道德问题，亦非法律问题，是整个社会民生问题。然连日拿办，并设收容所安置之，地方秩序已渐恢复，而游勇、病人亦不复见矣。

十一月二十四日

二十四日早，与纪青同赴蒋先生寓所，关于各部人事调动之决定及四十三师之整顿办法，决下令归我指挥节制。我以为现在各部队确须整顿与改进之必要，不然不但在国际上不能御敌，在国内不能肃清反动及共匪，且有自己溃变之危险，尤以四十三师既不能为国家用，且危害地方，使民不聊生。但查该师情形，如欲整顿，确非易事，不能不请示者，即：一、或维持现状，使其不发生意外为足。二、抑彻底改造，纵兵变亦在所不惜。前者为消极之办法，后者为积极之办法，究取何者应请决定。

蒋先生意似取积极办法，但纪青似有私心，并存报复之意，因纪青想将该部收为己有，而该部通云反对纪青也。

四、对国民党弊端与社会问题的反省

陈诚率部在此前的东征、北伐战争、与国民党其他派系的战争中均取得胜利，他率优势兵力赴江西"围剿"苏区，却屡屡扑空，疲于奔命。挫折感使他不得不超越"围剿"行动，从整体上认真思考国民党在党务、政治、军事诸方面的弊端，进行较深刻的反省。

这部分摘录的《陈诚日记》，是陈诚思考和反省的记录。

二月二十七日

现在中央对于各军颇有苦心，如对于待遇方面彼厚此薄之分。我以为无论何事，只须大公无私可也，何必一定对杂军反厚，而使基本部分有断炊之感？总之，自己固不必厚，又何必薄？

六月二十七日

招募伕役的黑幕：

“不拉夫，不勒饷”为革命军中最有力量，而最普遍的口号。由打东江而至北伐，军队获得民众情感，民众帮助军队，端赖此二口号之实行。而降至最近，单以“不拉夫”一口号而论，已不似从前之有力量、有效果。一因政治制度之不能绝对廉洁；一因革命浪潮之低落，故政府虽三令五申，即军中亦曾严令拉夫者枪毙，然仍不能绝对禁除。从政治方面所产生之拉夫罪恶，与从军队方面所偶尔发生之事件，真是罄笔难书，长使军队蒙此羞耻之声名，与酿成民众生出厌恶之心理，这种危机，谁尸其咎？今就零星所得之事实，书此几条，一面严令约束所部，一面劝勉地方，而希有以深省。

一、招募伕役，军队委托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转托当地豪绅，层层相委，弊端百出。每雇一夫，地方照例应筹垫安家费二十元，官厅借此搜刮地方，豪绅借此从中渔利。此其一。

二、地方派款，官厅与土劣勾结，豪富之家仅可倖免，而被征发者多系贫寒无告之小民。此其二。

三、地方既筹措安家费，招募一次，地方即受一次损失。人民以财力来帮助军队，伕役实际得不到利益，大半被县知事、公安局、土劣侵吞。此其三。

四、伕役中有黠者与懦者之分，黠者或可得沾此二十元之相当利益，懦者分文没有，反为强拉。此其四。

五、长警招募伕役，意存中饱与压榨，不问体力如何。且每有故向长衫阶级与文弱之人为难，藉此可受贿了事。此其五。

六、政治制度之不良，政府（地方官）专事敲诈，且勾结豪绅，压迫小民，已为不可否认之事。此其六。

总之，每种事业之行，小民蒙其害，贪污土劣受到利益，在军事吃紧中招募伕役以帮助军队，而竟有忍心人藉此做卖买，此其可谓浩叹也！夫剿匪原为安民，而今竟扰之、害之，是悖用兵之本旨矣。

胡氏所谓：“近事非从吏治人心，痛下工夫，涤肠荡胃，必难挽回。”

六月二十八日

自朱绍良副官在抚交涉伕子，说其他物品粮秣无关系，总指挥（指朱绍良，言此时朱被匪困在南丰城内，有断炊之势）私人食品共一百二十担，非运去不可。吾闻此言，深感当此炎夏出征，而伕子因天热及腹饿而致病而呼号，不知朱先生亦有所闻否？其心安否？金钱姑勿论，而以人道论，吾人不能不有所反省也。

与士兵同苦乐，谈何容易？然不能做到与士兵同苦乐，欲使士兵用命，未之有用。

想不做贪官污吏，须自个人生活力求简单做起。

七月十日

今早偕尤青先自南丰回部，至荷田冈（离南丰二十里），尤青兄则向太和圩前进。

连日行军紧，感输送给养之困难，以为要肃清土匪，非从政治着手不可。不然专恃军队进剿，崇山复谷所在皆是，深入则疑堕伏中，持久则运馈难继。我往匪去，我去匪来，逸劳之便皆在匪。且匪害如梳，兵害如栉，生趣既弥，民尽为匪矣。

闻北方时局，如此间剿匪在两三礼拜内无进展，当有极大变化。深感中央专事敷衍，自然而有今日千疮百溃也。

中国传统式的官僚政治，都是鬻爵而来，搜刮而去，畏难而走。此种情形，恐怕还以江西为第一。

七月十二日

今日，自中和圩出发，经苦竹、千善，至高洲堰，沿途山上均筑有寨围。苦竹居民约三百家，沿街满排细饭茶水，自出发至今日为破天荒第一次，然不知其为好意或恶意耳？处此革命心理破碎的今日，尤其是天高皇帝远的赣南的人民，只要还粮纳税，就是他们的天职，更不知何为革命也。在苦竹，与一乡老闲谈，他称赤匪为红军，称国军为白军，并说红军、白军均好，他们村里也无当红军的，也无当白军的……。我想他们如果没有土匪来扰乱，及政府来剥削的话，真是快乐万分。管他妈的革命、不革命，尤其现在的挂羊头卖狗肉，自称革命领袖者，同他何干？

七月十八日

拾赤匪识字课本一页，说工人苦，如左：

工人苦！ 工人苦！

什么也没有，只有两只手，终日不停留，难养人数口。

上难养双亲，下难养儿女，有时失了业，卖力无受主。

以上虽然简单的几句话，实在是中国工人的写真。

七月二十三日

正午十二时，地方各团体开欢迎会，到会者约千余人，颇有秩序，亦极热烈。盖感受赤匪之摧残，一旦我中央军到，无异拯救之于水深火热之中也。然此究属少数，查宁都全邑共三十余万人口，被匪麻醉者亦在不少也。自念每到一处无不受民众欢迎，均真心诚意欢迎我乎？实不敢自信也。我以为所谓欢迎者，或即讨厌并畏怕军人之表现，亦即中国民族虚伪之特征。

我不相信军人——土匪，是为革命、为社会、为国家的，痛快地说还是为一身的功名利禄——为个人的生活。……结果不但一切送在军人——土匪手上，即自己的生命也要断送在自己手里，历史上以及现在的例举不胜举。中国的民族性，只有汲汲于自己的虚荣，目前的权利、人家或将来的事是不管，而且不顾的，这也是中国二十年来大乱的原因之一。

八月十四日

此次剿匪，原须根本歼灭之，但因友军不力，每因援救友军，至总帅计划朝令夕改，无所适从，甚至因此而徒劳兵力，殊为可虑。

广、桂已决定犯湘，分四路进攻衡、宝，预料湘何①绝非彼等对手，恐须抽调在赣剿匪部队，如此则匪又得残延岁月矣。

中国民族性向打胜家，不问是非曲直，只要某人专政，大家即结合而想推倒之，并不问自己将来有无把握，只求目前个人利益，此年来之所以多乱也。

现在政治腐败，蒋先生实应负责，如湖北之何成浚、安徽之陈调元等之劣绩，实在国内能选出第二人来？又如南京所有各部院长之腐败无能，亦不易多得，真不知总司令何苦为彼等受罪也。(以上系一友人的谈话)

八月十七日

本日，因匪情不甚明了，除令十一师派有力之一部，至头陂策应友军外，余仍在原位置。

接淳如②删电开，粤桂军拟会师衡州。立三③望予练成劲旅，为民众武力，谓石④虽败，而华北各派尚思待时而动，而粤、桂有复兴革命可能，如确，则中国又从多乱矣，其于民不聊生何！

九月一日

此次剿匪，关于党政军所得之缺点如左：

一、党务：

(一) 过去党务工作未能深入民众心坎中，一般信仰不坚定。

(二) 党义宣传未得事实佐证，不足昭信。

(三) 党义指导与宣传，均缺一贯的精神(如标语、口号等)，易启民众轻视。

(四) 嗣后应切实拟定详确方案指导群众。

二、政治：

(一) 匪乱之区初经收复(如宁都、广昌)，政治急难上轨。

(二) 过去政治似无甚取信于民众。

(三) 此次组织之党政委员会未能亲临战地工作。

(四) 现在行政长官确有不满人意处(如方本仁等)。

三、军事：

(一) 指挥单位过多，系统紊乱，责任不专，且受者无所适从。

(二) 剿匪部队军纪不良，人民视兵如虎。

(三) 各部转战日久，颇见懈怠。

(四) 匪区人民受匪麻醉，甘为匪利用，凡我军雇用向导、派遣侦探，均极困难。

(五) 官兵伕减员，无法补充。

(六) 兵站机关对于作战部队，仍无若何关系，关于给养，重要军需品不能源源接济，部队就地征发，每因此破坏军纪，且消耗兵力(办理兵站人员嗜好多端，固不必论，且有希望战事延长，并希望失败者)。

(七) 卫生设备欠完整，伤病官兵处置困难(住院官兵每因院内乱杂，有伤病未愈要求归队者)。

---

①何键(1887—1956)，字芸樵，湖南醴陵人，时任湖南省主席。

②赵志垚(1895—1962)，字淳如，浙江青田人，与陈诚为中学同学。曾在陈诚第21师军中供职。

③严重(1892—1944)，字立三，湖北麻城人。北伐时为第21师师长，陈诚为其副师长。后因反对蒋介石，多次隐居。

④石友三(1891—1940)，字汉章，西北军将领，中原大战兵败被改编，1931年7月配合广东再次起兵反蒋，被镇压。

（八）赏罚严明殊感必要。……

九月七日

早九时，赴国府参加纪念周，闻蒋先生报告剿匪经过，予实感不安，数十万大军，计两余月，而不能将其肃清，实无以对人民也。又闻报告水灾情形，及因发赈灾公债（八千万），立法院与宋子文为难处。我以为立法院在手续上、在法律立场上确有错误处，但数年之来宋之对财政，只知发行公债，毫无根本办法，且所发公债，每每用不得其当，如裁兵公债，而用于用兵方面，即一例也。

九月十八日

接总座电询五十二师失利之原因、程度，除电覆外，予以为五十二师之失败，固因部队素质不良、基础不固，而归蒋鼎文指挥，蒋之无能、怕死、指挥无方，应负大部责任。蒋老总援此人以重兵，将来定误大事。又韩德勤老实有余，以之任幕僚，或可胜任；以之为主官，老总实已欠知人之明。该部之损失，实不足惜，惟王旅长副乾之自戕，深为痛悼。

九月十九日

连日各处关于四中大会选举电报如雪片飞来，多数告以选举结果有予之名，但中有交换条件者，殊为可耻。

此次预选人员，中央本已圈定，身为党员，而选举权之自由均被剥削，所谓国民党其他可知矣。

十月三十一日

二十八日晚宴十九路团长以上官长。此次十九路调京沪，陈真如从前为主张剿匪最力之人，今竟如何？深佩中国军人政客之善于投机。又叹中国之军人政客只知为自己个人利益着想，而不顾人格及党国之利害也。

十一月十九日

十七日，到京未参加四全大会，耻与为伍也。

十一月二十八日

午，谒何部长谈时局，汪[1]有来京意，但须蒋先生有下野之表示后方实现，闻蒋先生困于环境之恶劣，已有允许意。似此委曲敷衍，于党国前途终无补也。

又对日绝不主战，实中华民族灭亡之兆。

十一月三十日

连日与衷寒[2]讨论时局，感受中央一切设施行动均无对象，无一非妥协敷衍、因循苟且以了之。对于主义仅能口头接受，而一切的行为均背道而趋，如民族主义，而卧薪尝胆之精神，早已不闻。次民权主义，则政府诸公之秀妻美妾，人权尚且谈不上，何况民权？再次民生主义，而政府诸人做

①指汪精卫。

②贺衷寒（1900—1972），湖南岳阳人，时任训练总监部军事教育处处长、鄂豫皖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处长等职，负责对党政人员的培训。

地皮生意及贩公债图利，无一非反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者。

言财政，只知挥霍掠取，而不开源节流。如海关则操诸买办阶级之手，次如盐税，则由几千年遗传下来之万恶盐商操纵，他如特税、印花等，则全在贪官污吏包办。

而武人之毁法固可恶，文人之玩法尤为痛心。在个人固可含默，在革命责任实非进一步、非流血不可。但过去所流的系人民的血，此后应流一切反动分子及所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血，不然大势已去，必同归于尽。从前北政府未尝无血性男儿也，此不能不谋挽救之方也。

五、给蒋介石的报告与建议

第三次“剿共”作战中，陈诚所部被列为左翼集团军，其直接上级为前敌总司令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何应钦。但陈诚出于对“剿共”的热诚与对蒋介石的忠诚，不时越级直接与蒋联系，提出报告与建议。此也迎合了蒋介石越级指挥的习惯。

这部分日记，主要是陈诚所记给蒋介石较为完整的报告、建议的内容，由此可知蒋介石与陈诚当时的关系，亦可发现国民党军队在“剿共”作战中的部署思路、进程与弊端等。

六月二十八日

覆总座勘未电：

勘未手谕奉悉。除敬谨体行外，并转令各师、旅长遵照矣。窃职以为，此次铲除共匪，自须先之以戒惧惕厉。惟兵事正如胡氏所说：“怕不得许多，算到五六分，便放胆放手，本无万全之策也。”且近来各将领均有畏惧，各部队亦无牺牲之决心，此职之所以提倡“常存有余不尽之气”，亦左氏①所谓：“天下纷纷，吾曹适丁其厄，武乡侯不云乎：‘成败利钝，非所逆睹。’”蔡公②所谓：“今日时局之危殆，祸机之剧烈，殆十倍于咸、同之世。吾侪自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属，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须以耿耿精忠之寸衷，献之骨岳血渊之间，毫不返顾，始能有济。”总之，职当小心谨慎，以盛气临之，只求有补于党国，勿辱我钧座，寸心无悔憾，其他非所知也。职陈　呈。俭亥。

七月七日

补录四日酉刻致总司令电：

总司令蒋钧座：密。近日行军，以道路不良，山径崎岖，每团行军长径需时一点三十分。若以一乙种师一独立旅及师直属部队计算之，则非费十五小时不能形成行军纵列。故常先头部队业已到达当日宿营地，而后尾部队尚未离开原地者，如此行军不独疲劳不堪，而大军团之运动尤感笨滞，根据此经验，兵实贵精而不在多。古人论山地战，如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诚不我欺也。攻城旅自成立以来，以经理之混乱，战斗准备之不充分，近又新易主官，战斗力殆不可言。又第十师，据其中级军官报告，似上下互信未生，合力难期。故拟请以第十师及攻城旅控置后方，掩护侧翼。而以进击军之第一、第二两路之第六、第十一、第十四，三师合编一路，如此则一致与精进，胜算较多。诚性戆直，本知无不陈之旨，敢为钧座贡其一得之愚，恳予谅核赐覆是祷。职（七月四日酉）

①指左宗棠。

②指蔡锷。

七月八日

一、今日由石沟圩偕尤青来南丰,向总座请示机宜。接第四号命令,关于指挥系统,似帽上帽,蒋先生专以名器诱人,实大错也。

二、贡献总座几点如左:

(一)部队部署与使用:

大军团集结使用,不适于南方之地形。近日来,行军则拥挤不堪,无法前进;驻军则村落稀少,给养困难;作战则限于地形,无法展开。

拟以旅为单位,编成纵队或支队,彼此互成犄角,以收分进合击之效(过去友军之被匪各个击破,非不能救、不及救,实不肯救、不敢救,如集结一处,易陷于被动地位,纵不会吃亏,断不能歼匪)。

(二)稳扎稳打之解释:

"稳扎稳打"四字,确为剿匪原则,但恐一般将领因怕匪之心理,一味稳扎而不求打,此时应改用曾涤生"稳扎猛打"四字,以鼓励之。

三、关于剿匪期间应注意的问题,向总座请示。

(一)输送伕:

渐近匪区,山岭纵横,交通不便,给养弹药运输均感困难。

拟请令由苏、浙、皖、赣、湘、鄂等省分募长伕,组集成队,分发各部兵站,专供运输之用。此种救火拆屋办法,实非得已,而邻省民众,当能谅我中央之苦衷也。但对于伕役之待遇,须责成各该省地方政府从优,并顾虑地方官中饱。

(二)通讯:

匪区民众经匪利诱势胁,多数离乡,不能为我所用。

拟设法使其回家,如曾涤生所定稽查捻匪之法,限期回家,如过期不回,则不妨采赤匪烧杀办法示惩,并责其亲友。亦如曾涤生所谓"一家从捻,百家受累",使其不能不苦劝亲邻,以保身家。但回家后,一切待遇应极力优裕,如赤匪已分之土地,仍归其所有,并免除一切苛捐杂税。

(三)政治组织:

政治上各项组织,目前补军事之不足,日后更收某地区肃清之效。

拟按军事进展之度,责成各当地政府派员,随时随地为有组织之安插流亡,清查户口,办理保甲及自卫等。

又责成各县政府,按各军事要道,设立递步哨,或架设电话,修筑道路。

又在各较大之村镇,筹设钞洋兑换所(此节尤为目前所最需要,因军队使用票洋,与民众时常发生冲突,如多携带现金,雇伕又极成困难。)

(四)保持行军力:

保持行军力非姑息之谓,诚以将士之精神体力有限,恐有疲劳过甚,仓皇间难以应战。且连日行军,因天气炎热,各部患病落伍者甚多,如此减员,实堪虞也。

拟请规定,在此酷暑时间,除有特别任务外,通常每日行军不可过四十里。

又除特别事故外,一切行动应安定部署,免东调西移,多劳兵力。

(五)俘虏难民之处置:

处置俘虏难民,一面便于目前军事之进行,一面即为政治设施之初步。

拟请所有俘虏或难民,一律运至后方收容,不令其在战区内逗留,后方应组织若干完善收容所,以办理之。

(六)落伍病兵之处置:

天气酷热,官兵伕中暑发痧者甚多,但亦间有不肖士兵藉故落伍,躲在后方劫掠扰民者。拟请指定某种部队、某种军官,担任后方之清查收容等事。

1. 真病者,设法救护抬医。

2. 有公务返后方者,须持主官护照。

3. 无护照潜返者,重惩;扰民者,军法从事。

七月十三日

接总座第二号函,兹电覆如左:

南城总司令蒋钧鉴:文未手谕奉悉。密。(一)匪患方殷,旦思狡逞,吾剿匪各军非全数通力合作不为功。不仅一二路进击军已也,现各部进展位置,多数未能照预定日期到达,在准备时期如此,接战时必大可虑。作战固贵各部独任艰巨,然更进一步,各部能互相协同,殊途同归,自必举轻效宏。故目前最感急要者,厥维各部切实遵奉命令,严守时间,认清友军之成败,即吾中央军之成败,亦即各该本军之成败,息息相关,不可坐视。尤以指挥系统紊乱,责任不专,奉行者无所适从,为最堪顾虑。(二)军旅之事,原为在千辛万苦、九死一生,以求最后胜利。现在情况殊未臻十分艰苦之境,但官兵确有不胜其苦者,此乃平日养尊处优、骄惰任性使然,平时军事教育渐次积成之致命伤,亦即革命心理破碎之表现。而今悪匪当前,唯有多方激发,严厉要求,以图补救之耳。又此间村市十九荒凉,确曰劫灰之余,难言振作。而究往察征,诚未见地方政府为民致力之处,可深长思也。职陈诚呈复。覃。(七月十三日)

七月二十九日

连接总司令及何部长电催,折回古龙岗,先击破银坑及琵琶垅之匪。电覆(艳申、艳酉)不能折回之原因:一、已失时效。二、士气关系。三、伙食给养已罄,汽油已尽,药品已完。并申诉予原不主张北进,因古龙岗以北已无大股之匪,明知匪之主力在银坑、琵琶垅一带,应先解决匪之主力,以消百忧。以连接总座电催集中吉安,策应全局,故不能不北进。及抵龙岗圩、上固一带,复令折回,实有进既不能,退又不可之感。并感总帅部命令朝三暮四,使人无所适从,故各部时有迟疑不前,实高级者养成之。而各部对于高级者不能信仰,亦高级者使然,此不能不注意也。又此次剿匪,因指挥系统不清,各级负责不专,时有一国三公、无所适从之弊。

八月二日

早十时许抵富田。计自龙岗圩起至富田,沿途未见人迹,因有所感,致总司令一电如左:

一、匪已出巢,无可凭藉,我六、九两路、十九路、十八军,均可单独找匪之主力予以痛击,可无过虑。

二、应立即厉行肃清匪区工作,并严饬军风纪,组织民众,澄清吏治,本末兼施,以树大计。

三、匪计狡猾,每于日间啸聚,向反方向行进,惑我空军。

计我军自临川出发,至古龙岗沿途采购,未感困难,及自古龙岗北进时,在匪区内尚留有老少及物品可购,村舍亦较整齐。一入军区,即不见人迹,凄凉之象,目不忍睹,尤以龙圩至富田一带为更尽。谁为厉阶,可发猛省。江西政治真不可为外人道,据职所知,永丰县长谭引之、丰城县长吴展彩等贪鄙残暴,无人敢言,似此留害民,何以取信于群众,并对已死诸先烈?实心所谓危。仅缕陈之,敬候明察。

八月二十二日

昨电总司令、何部长、陈总司令:一、请补充食盐,官兵多因淡食不化而致病者。二、催各部速行进剿,不然久驻气馁,且秋高病增,终非了局。三、散发传单,胜投炸弹。四、山地战之唯一原则,在占山岭,堵要口。过去各部之失利,均因利用村落。五、便衣队之得力。

九月十四日

致总座一电文,大意如左:

晨,思演参谋长送来讨逆军无线电代名词,谈我军战军队区分,似仍照剿赤军部署,分为左翼,以何、陈二公担任,再分为若干路,又憬然须请予以相当名义,以餍众望等语。予意亦以铭三之指挥徐、蔡,殊多困难。能以芸樵、墨三①、憬然任军团指挥,第九师归憬然指挥,较为妥当。(此电因真如恐起误会未发。)

晚间,与刘委员谈党务,深感本党之有名无实。

限即刻到。吉安陈军长辞修弟勋鉴:务密。黄琪翔与邓演达介绍到十八军工作人员,并现邓、黄有关系者,望切实注意。查获其证据(邓致黄函)中有"已找出极好能手,在十四师大规模的进行"一语,望详查速复。中正删戌。

余论

《陈诚日记》出版前,已有《陈诚回忆录》②《陈诚书信集》③等陈诚个人资料出版,研究者引用其资料颇多。但陈诚的家书较少涉及军政要务。而《陈诚回忆录》是陈诚晚年之作,已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例如对中共,《陈诚回忆录》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将其视为洪水猛兽:"共党已经和仍在制造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他们为害人类的程度,将不止是空前的,而且可能还是绝后的。"④而1931年,陈诚参与"围剿"中共根据地时,尚是一位有血性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他与国民党"左派"后组"第三党"的邓演达关系密切,受其影响颇大。这在《陈诚日记》中得到反映。

我们在《陈诚日记》中看到,陈诚在战地通过了解,对工农的疾苦及其根源有所思考。他认可中共苏区《识字课本》中对工人苦难的揭示,相信"'军不如匪'之口号"。陈诚对国民党的军政弊端有所认识,他在日记中揭露了国民党背离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实质,表达了对蒋介石的不满,甚至说出要以流血来尽"革命责任":要流一切反动分子及所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血。陈诚的反共立场虽然十分坚决,但他从同情人民疾苦出发,承认中共分田免税的现实。陈诚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他在演讲中要求"同仇敌忾""主张当战""即失败亦不能与之讲和"。这些,使我们看到了陈诚的另一面。

(责任编辑　宗成康)

①指顾祝同。

②《陈诚回忆录》于2005年由台北"国史馆"以《陈诚先生回忆录》书名出版,包括"北伐平乱""抗日战争""国共战争""建设台湾"等分册。大陆版由东方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

③《陈诚书信集》于2006年由台北"国史馆"以《陈诚先生书信集》书名出版。

④陈诚:《陈诚先生回忆录——国共战争》,台北:"国史馆",2005年,第3页。